



Mo  
I 52.45  
201



3 2173 9589 0

倫得安的路正走不

版出店書南冀

1946•10

## 關於「不走正路的安得倫」的介紹

魯迅先生在給不走正路的安得倫的本子寫的小引裏，引證蘇聯初學叢書原本的短序中，有一段話

「涅維洛夫在不走正路的安得倫這部小說裡，號召毀滅全部的舊式的農民生活，不管要受到多麼大的痛苦和犧牲。」

「這篇小說所講的時代，正是蘇維埃共和國結集了白黨而開始和平建設的時候，那幾年恰好是黑暗的舊式農村，第一次開始改造。安得倫是個不妥協的激烈地戰士，爲着新生活而奮鬥，他的工作環境，是很艱難的。這樣和富農鬥爭，和農村的黑暗惡劣鬥爭，——需要細密的心計，謹慎和透徹。稍微有一點不正確的步驟，就可以鬧亂子。對於革命很忠實的安得倫，沒有估計這種複雜的環境。他艱難困苦建設起來的東西，就這樣坍台了。但是野獸似的富農，雖然殺死了他的朋友，燒掉了他的房屋，然而終不能夠動搖他堅決意志和革命的熱忱。受了傷的安得倫決心向前走去，走上艱難的道路，去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農村。」

「現在，我們的國家，勝利的建設着社會主義，而要在整個區域的集體農場的基礎之上，來消滅富農階級。因此，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裡面，說的那麼真實，那麼清楚的農村革命的初步，現在回憶一下，也是很有益處的。」

#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涅維格夫作  
曹靖華譯

在俄國草不按舊的長。  
花不照舊的開。

（故事）

陽光在室內好像用細篩似的篩着微塵。貓在竈台上用爪子在耳朵上抓着癢。馬老婆子嘆息着在竈

「聖母阿，保護我的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這兒子敢去打杖去了——會打死他的。」  
順着到地板上，腳踵朝上翻着。落着望不清的淚珠——她的傷心的祭品。

「這青年的銀孩子是很可憐的。」

黃昏向窗子窺視着，靜寂的好像黑色紗羅一般，籠罩到土階上。貓兒在竈台上洗着臉。馬老婆子向她感嘆着：

「你招呼誰呢？（註）滾開！」

門開了，在門眼上有小鈴響起來。紅小衫突入到她眼簾裏。帽子的尖頂手指似的向上兀立着，帽上嵌着五個尖的紅星。老婆子駭得躲到屋角裡。

「一招可招來了，真鬼氣！」

那可怕的人把帽子卸了，有一點像她的兒子。

「你好肥，媽媽！」

聲音，聲音很像安得倫！

「或者不認得了嗎？」

「我的天呵，安得倫！」

馬老婆子變手抱着安得倫的項頸子，又是哭，又是笑的尋求左頰上的小黑痣。

「給我，給我看一看！變了相的。」

安得倫在室內來回踱着，小鈴就跟着響起來。右腳是響聲，左腳也是響聲。好像帶着音樂似的。

「你這是什麼東西在亂響呢？是你帶回來的小孩子的玩藝嗎？」

「這是馬刺，媽媽。」

「哈哈，會想心竅的人，真是會想心竅的人！你一點錢也不積。」

（註）鄉村迷信，遇貓兒洗臉，以為招呼什麼東西。

## 一

他的父親米哈爾由街上慌的往回跑着。有時放開大步走着，有時停住腳來……他聽見安得倫的小鈴就有點心怯。

「要是不認識他老子了呢！現時都是這樣的。」

到門口裏朝着門說了一句笑談。

「唉，草鞋破得穿不住腳了。馬上快給莊稼人套皮靴穿了吧？」

老婆子裝着年青女人的神氣對他說

「安得倫回家了！」

「成了跛子了嗎？」

「別說這喪氣話吧！」

米哈爾沒看見臉，只看見安得倫的小衫，紅得很。

「我們還等到活着見面了，來親一親吧。」

「你好好吧，爸爸！」

「你好好吧。」

桌子上放着安得倫的裝在皮匣裏的手槍。

「這是什麼呢？」

「火器。」

「會放嗎？」

「在十五丈遠可以打穿二寸厚的木板。」

「聽見了嗎，孩子的媽媽？」

老婆子像那姑娘似的細細的聲音說：

「你多不好！現在就問個不了。」

火壺在快活的響着，老婆子也對他斥責道：

「你這魔鬼，響着好不好呢？你響的聲音真不中聽！」

安得倫照書本子上對她說：

「你是糊塗人，媽媽。火壺是無生物。」

米哈爾拿眼睛望着老婆子。

「你明白這嗎？」

老婆子拿眼睛望着米哈爾。

「唔唔，你這老婆子！」

## 二二

桌子上客部坐滿了。

李札爾叔叔，克里泰同他的女人，葉洛非同他的女人，王甲同他的女人，還有臉好像墨票花一樣的營家的當兵的女人。她的切頭好像小丘一般的凸出着，手好像白麵似的。克里泰同葉洛非很像莊家漢；長鬍子，沒有梳的頭髮。王甲很像小孩子；稀疏的四根鬍子。他的女人也不漂亮。莊子好似橡實一般在裙子下邊鼓着，鼻子上長着雀斑。王甲沒事幹，所以時時總同女人鬧着玩；夜很長，他又不會作手藝。

馬老婆子由箱子裏取出一件洋藍布衫換上，頭上包着白頭巾。好像孔雀似的在室內走着。米哈爾穿的布衫也掖着包，繃子束到肚子上。也裝着時髦。鬍鬚也梳了梳。

火壺好像馬駒似的站着，由一個鼻孔裡放着蒸氣，壺蓋擊的響着。茶盃帶着繃子在擺着，賓客們都亂轟轟的談論着。

「祝你平安，安得倫！」

「請吃吧！」

「你都到過什麼城？」

「各城都到過。走了十二個省城。」

「沒有到過高加索嗎？」

「高加索不是我們的地盤；那裡是格魯人，孟塞維克的勢力。」

馬老婆子好像在結婚的酒宴上似的款待着：

「吃糖吧，糖！」

她忍不住了，附到萊洛非女人的耳朵上說：

「帶回了三斤糖。」

萊洛非女人附到克里恭女人的耳朵上：

「三斤！」

茶盃在亂響着，賓客都在亂談着。

「安得倫！老兄！你可以告訴我什麼叫農民階級？」

「別忙，烈克沙！我有一個宗教問題。安得倫，告訴我吧，神到底有沒有呢？」

「宗教不過是愚人的腦筋而已！」

「話，這樣的話呵！馬老婆子把茶都倒到茶盃外邊去了。這些話雖然不明白，可是很好。」

「那麼，神只是紙上寫的空話嗎？」

「當然是。」

「你的確知道嗎？」

「這都是愚民的迷信。」

停頓。停頓以後就是茫然。李札爾歪着頭在沈思。

「我對成你的話，安得倫，不過有點疑惑。最重要的，宗教。」

「完全不是這回事！」

王甲不致自信的叫道：

「可是雨是匯下的呢？」



王甲的女人到他袖子上拉了一下。

「等一等，等一等！你聽別人說吧。」

克里恭帶着很懂得的神氣：

「讓我說一句吧，安得倫。李札爾，你別忙！葉洛非，你聽見了嗎？王甲，這裡最重要的不是下雨的問題。按科學上說，雨是電氣下的。我心裡有一個資本主義問題。很重要的問題，如果讓牠隨便起來，全省的農政廳都會被他弄翻了的。」

葉洛非肘子落到桌子上。

「有妨礙嗎？」

「步步都有妨礙。」

「可惡的資本主義！」

安得倫安他們的心說：

「資本主義不可怕的。早已都把牠消滅了，要不是有資產階級的話。」

馬老婆子第二次又把茶倒到茶盃外邊去了。話，這樣的語呵！安得倫轉動了一下身子——小鈴就在桌下響着。普家的當兵的女人揮着手帕——很熱！

「安得倫！老兄！布爾塞維克是什麼黨呢？」

米哈爾搶着答道：

「最滑頭的黨！你聽見了嗎，牠來收我們的糧食是多麼伶俐啊？來了一個人，戴着皮帽子，就靠請來勸你。他說道：你們農民——是鎌刀，我們，住在城市的人——是錘子。我們聯起盟來！」

王甲笑得要打起滾來。

「好不錯的政綱！」

李札爾喝得有點頭暈了。

「安得倫，共產我們這裡是不適宜的。」

「爲什麼？」

米哈爾頭也喝暈了。

「我告訴你！」

「爸爸，到一邊去吧！」

米哈爾晃悠起來。

「你不認我是你老子嗎？」

安得倫更高聲的：

「爸爸，別張手吧！王甲，把我父親的手拉住！」

馬老婆子到米哈爾脊背上擻了一拳。

喝醉了，喝醉了，不知羞的，會去醜的！」

克里泰帶着很領得的神氣說：

「我們的談話間發生了一點誤會。李札爾由經濟方面涉及到共產上。比方說，把，釘子及其餘的器具，不能夠不私有的。在現在的情況下關於共產的話，我們不矛盾。我的話對嗎，葉洛非？」

王甲用拳頭到桌子上敲着。

「的確的，统统都對！」

米哈爾在床上急忙的說：

「李札爾，別承認安得倫的共產！」

「你，爸爸，你真是一個極可笑的人，並且你的觀點也是小資產階級的。」

米哈爾由床上跌下來。  
「葉洛非，別承認安得倫的共塵！」

#### 四

普家的當兵的女人睡不着覺——心裏很難受。

安得倫的小紅衫好像火一般的在她眼前燃燒着，脚上的小鈴在她心裡撩亂着。心血在狂湧着。百無聊賴的心情只在楚痛——想。可是想什麼呢——不能說。

她是多麼樣的有情呵！

她把棉被子掀到一邊去，穿着小衫坐到床上。禁得狹。心裏想，想。都曉得她那百無聊賴的心想什麼的。誰管這些呢？

隔牆小鈴在響着。越近越響，越響越近。窸窣呵，你怎麼光撩這女人的思想的心呢？她還沒來得及將被子蓋起的時候——安得倫在她面前微笑起來了。只說了三個字：

「嚇了一跳嗎，安娜史得潘諾夫娜？」

三個字，三根釘。一根釘着心，一根釘着頭，一根釘着腳與手。  
她是多麼樣的有情呵！

安得倫斜坐到床邊上，她濺情的接受着他的擁抱。雖難都叫了兩遍了，她想叫他們分離——他們也聽不見。老媽子來榨牛奶來了——他們也沒看見。在被窩裡玩弄着，笑着。

「安得倫，可愛的，走吧！」

「安娜，可愛的，我還想再繞一會。」

「人家看見了——不大好。」

「我不怕人。」

安得倫的紅小衫至院都映紅了。茅屋頂也好像在床頂燃燒着，垣籬也好像在燃燒着，白晝也好像

「小安得倫，可愛的，睡得午飯時！」  
「小安娜，可愛的，來狠狠的親兩下！」

## 五

「一天過去了，一禮拜過去了——安得倫總不敬神。」  
米哈爾給老婆說：

「我給他怎麼辦呢？」

「等一等，老頭子，他會學好了的。」

米哈爾等了一天又一天，等了一禮拜又一禮拜——安得倫還是一樣的不敬神。  
老婆子對他說：

「敬一下神吧，安得倫。」

可是他：

「別作這些事情吧，媽媽。人是由孩子生的。」  
米哈爾的心火燒得沸起來。

「那書上這樣說的？」

「你，爸爸是沒有學問的人。」

「那麼，你不信神廟嗎？」

「哈哈，這是宗教的戲台而已。你願看嗎，我自己可以扮演任何種的脚色？」  
米哈爾喝了一口酒壯了壯胆，走到他緊跟前。

「誰把你造出來的？」

「造化。」

「象說吧，什麼造化！」

安得倫看見米哈爾挽起袖子來，笑着。

「你別來，爸爸，我會打你的！」

「你有權打你親老子嗎？」

「母親我不能打，可是你，如果你要伸拳來打我，我無條件的給你一頓。」  
「你這狗仔子！」

安得倫抓住他底手：

「別胡來，爸爸，這個我們是不許的。媽媽，給我根繩子叫我把他綁起來。」

## 六

米哈爾在街上聽見李札爾。

「我的事情很不好，李札爾。」

「有什麼事發生了？」

「沒有神，沒有廟，父母是猴子。」

「你的兒子應當成親呢，這樣不大好。」

李札爾帶着有道理的語親自去求學得倫去了。安得倫與營家營兵的女人坐在廠棚下的涼蔭裏。

玩弄着馬刺，她揮着手帕。聽着安得倫的話在微笑着。

「好肥，安得倫！你在開露天大會的嗎？」

「我在談生活呢？李大叔。」

「很不錯的事。你所說的生活是什麼意思呢？」

「我很滿意舊有的成規。沒有革命的關係。」

李札爾笑着。

「你是很聰明的人，安得倫！可是最好你還是成親，按着夫權的路線來。」

「爲什麼這樣好些？」

「一定好些。我現在明白這樣：由夫權的路線上可以得到好多會作事的經驗。安那，你到一邊去

吧，我們交談一點私事。」

她想要站起身來，安得倫拉住她底手。

「別客氣！現在的女人應當參加一切的討論。」

李札爾歪着頭。

「你，安得倫，你別難爲她！」

「爲什麼難爲她？」

「你這種有害的草，難道婦女團體可以聽你這些話嗎？她是年青的女人，很難忍得住。」

「你真是傻瓜，李大叔！」

「什麼意思，這傻瓜？」

「就是這意思，我不承認在教堂裏的形式的婚姻，我看女人是同志。」

李札爾滿臉通紅的好像由課堂出來一般。走到街上，吐了一口。米哈爾隔着小窗子問道：

「你給我的兒子成親了嗎？」  
「成了。」

七

一天過去了，二禮拜過去了——安得倫把馬也糟蹋了。

他有一匹公馬，公馬也同一般的公馬一樣。蹄子在草地上踐踏着，到母馬身上聞着，翻着嘴唇。小雀子落到脊背上跳着，蠅子在肚子上咬着。公馬同一般的公馬一樣。尾巴上粘些泥草等污物。現在就過來，她都震動了。安得倫在街上馳着馬，鬼不像鬼，哥薩克人不像哥薩克人。小雞落到腳底下，就把小雞踏死了。鴉腳到腳底就把鴉踏死了。老媽子隔窗子望見的時候就連忙劃十字。姑娘出了大門望見的時候，就忘記了她是幹什麼的。安得倫的小衫火一般的在映着。脚一動——小鈴就響起來。轉子嵌到後腦上，——這樣的人在鄉裏是沒有的。

處女們的心都痛起來，動起來。

「米哈爾的心痛起來——心痛他的小公馬。」

「同安得倫怎麼辦呢？」

米哈爾出來到院子裏，奇怪起來。

「這是誰的馬在跑的？」

馬尾巴上結着花結，馬鬃上結着花結，馬額頭上戴着紅紙花。

「噢，狗仔子！」

想撕掉那些裝飾——安得倫到他跟前。

「各心，別胡來！」

「你爲什麼給馬弄這一剪呢？」

「你，爸爸，是沒有慈問的人。」

## 八

想改造兒子——沒有力量，想改造自己——怕人家見笑。米哈爾坐到土階上，頭好像沙袋一般，懸着，向下垂着，麻雀子在唧唧的叫着，蒼蠅在嗡嗡的叫着。公雞譁着母雞吃食，高聲的動着：

「戈……戈……戈！」

萬物都沒有人的憂愁。當小蟲子在人的腳下蠕動的時候，也感到了生存。可是米哈爾的心——簡直是罐頭盛滿了悶水。很心痛把馬弄成那一勢，又很心痛改變自己的性質，心痛自己的一輩子的生活。又心痛安得倫。爲什麼帽子上戴着紅景？爲什麼穿着紅小衫？人生的憂愁呵！誰也不知道怎樣的煩悶，而更其不知道的是米哈爾。

## 九

三個最老的老頭子集會在一塊裏：賽寧，馬戈寧，包斗甘。三夾幫發好似三枝矛一般的突圍着，在裁判着無禮的，傲慢的，不信仰的安得倫。敲着拐杖，慢吞吞的用法官的話說着。

「你說吧，米哈爾，憑良心說吧，關於你的兒子！」

米哈爾在這些裁判者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一樣。

「我不知道說什麼呢？」

「你知道。」

「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什麼也不知道。」



「不大好。」

包斗甘——主要的裁判者。右手拿起拐杖，在左腳旁劃了一個不清楚的字母。

「我們不是來辱罵的。是好意的來說一說。你的兒子回來住了半個月——作了兩口袋的鹽。我們的兒子們也管不住了，姑娘們也不聽話了。不結婚就在一塊睡覺，早上起來也不敬神。那有這樣的醜態呢？」

賽寧嘆口氣答道：

「我一生沒見過這樣的。」

馬戈寧也嘆口氣說：

「我知道：土耳其人有這癖好。」

米哈爾在裁判者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似的，

「爲什麼來審我呢？我自己也不會成這些事情的。穿着紅布衫——不問我。帽子上戴着紅鼠」

不來問我。我簡直像跳蚤鑽到指甲縫裏——沒辦法。

包斗甘撻了一下鬍子，問道：

「他什麼時候走呢？」

「他就住在這裡的。」

「這裏嗎？」

「這裡。」

三個裁判的人都不作聲了，頭都低低的垂下來。

這真是人類的憂愁呵！

山下有三棵被雷電燒焦了的樹。樹葉也不作聲了，也不快活了。樹上沒有青綠的枝葉，樹上

有那反射的陽光。被雷電燒焦了的三棵樹只是搖蕩地在兀立着。

被這些話嚇怕了的三個裁判的人彎下腰：

「他想就住在這裏的！」

姑娘們將都回不結婚的男人唾棄，兒子們都不耐騷動了。馬鞍上和馬尾巴上也都裝帶起花結來，  
響着馬給小鬼開心呢。

荆棘叢生了——誰用牠呢？

憂愁起來了——誰甘願呢？

都站起來要走——安得倫走到門口了，

「馬戈寧，等一等！」

「賽寧，等一等！」

三對眼睛望着那無禮的人，三束鬚子才一般地刺着那不走正路的人。都沒有看見安得倫的臉，只  
看見他的紅布衫。大腿上的繩子鼓着兩個包，腳上帶着小鈴子，臉也不像莊稼人。出去打仗的時候，  
叫父母相愛，打仗回來的時候——叫父母相愛。最好把他打死了。

安得倫洗了臉，浸着頭髮。由箱子裏掏出鏡子照着——向上扭着鬚子。

「壞了的人！」

手婆着標，就好像在馬戲團裡一樣陳起來：頭忽然朝上，忽然朝下。鬚鬚乎就要斷了。結鬚子口  
都退到後邊，奇怪的望着。

「怎麼把人都這樣來糟蹋呢？」

安得倫玩够了，笑着。

「可是你們不會！」

包斗甘把眉頭一皺。想說一句諷刺的話——普家當兵的女人穿着繡花的帶着邊的布衫進來了。

「你好吧！」

安得倫握着她手。

「請坐下吧！」

腳上的小鈴：

「京……京！」

普家的女人高興的連自己都忘了。用白手帕拭着——

「安娜，難道你不害羞麼？」

「呵，羞？這有什麼？」

「有點不大好：自己的男人不在家。」

「老伯，自己的不甜。」

駒馬有鐵鏈子。

羸駒有麻糰子。

鬼入到心裡的女人們用什麼去阻擋她？

沒有這樣的鐵鏈子。

也沒有這樣話。

老頭子們都站起來，柵柵在地下敲的響着。

「快走罷，沒有什麼可等了。」

「他一般的彎下腰走去了。在屋裡不作聲，在門口裡不作聲。在街上停住了。」

十

王甲的女人很溫柔的。嫁男人已經六年了——從來沒有說過一句反對的話。王甲火起來叫罵的時候——她裝做沒聽見。伸手痛打她的時候——她連一句話也不說。真是好女人！需要的是這樣的女人。

過活著，過活著——誰也不管他的閒。

忽然間……

王甲回來正是一肚子氣沒處發——他的女人陸克麗不在家。他到院裡看——沒有。到街上——沒有。叫狗吃了嗎？他氣的渾身都在抖顫。坐到床上——被子蓋着女人的氣味。可是沒有女人。伏到枕頭上——枕頭發着女人的氣味。可是沒有女人。

「走了。小鬼！」

夜氣已經爬到窗上了，可是沒有陸克麗。母親已經棲宿了——沒有她。王甲真是氣壞了。有時孩子在被上亂掙着，有時翻過身來，脊背躺在被子上。

「走了，小鬼！」

走了就走了。管誰的閒呢！要不是一肚子氣，王甲也不管這閒呢。想起來到院子裏牽馬出氣。由床上跳下來走到門口裡——碰着陸克麗。

「鬼把你引到那裡去了？」

然而，這不是女人。不是那個出嫁六年的女人。就是聲音也不是女人的。不是那個從來沒有說過

「一句反對話的女人。」

「王甲，你別來噁我！」

地板上王甲的脚都搖晃起來了，全屋子都好似翻了一個身。把手一揮就去打她，陸克麗抓住他底

手，

「王甲，你再別打我了！」

丈夫就奇怪起來。

「爲什麼不叫打你？」

「我叫你打得討厭了。我嫁你六年了，沒有聽過你一句好話。」

王甲要氣傻了。

鼻子是陸克麗的鼻子，雀斑是陸克麗的雀斑，可是真正的陸克麗自己沒有了。這不是她在她面前  
的。是一隻貓！眼睛好像貓一般的發着光。

「自大起來了，鬼東西！夜裡反正要指教她，如果她再張牙舞爪的話。弄晚飯去。」  
吃過晚飯了。

「鋪床去！」

床鋪了。

「躺下睡覺去！」

她脊背朝着他躺下去——他到她肩膊上擱着。

「翻過來睡！」

他自己願意如何躺就躺着，這還不够。

「等一等，你的腿……」

陸克麗仍把背朝着他。

「你聽見了沒有，怎麼呢？」

「我不想幹。」

王甲氣傻了。蓋着厚被子火熱起來，鼻孔呼着氣。四根鬍子好像密緊似的厥着。

「你病了嗎，怎麼呢？」

「你，王甲，連個時候也不知道。」

不，這不是女人，不是那出嫁六年的女人。

「哈哈，你這鬼東西！」

「一拳打到腦上。他想到：打的不痛，可是陸克麗就像絨一般地抵抗道。」

「你，王甲，最好你別打我吧！」

真不錯。

都坐到床上，想着。外邊的手風琴都在拉着，姑娘們都在唱着。一般都照舊的沒有變。卜史古第裡點着燈，大概在吃晚飯的。卜史古自己坐到桌子上，女人帶着圍裙站在一邊。飯後就都去睡覺。一切都照農人的風俗過着。只有王甲同陸克麗，都坐在床上，想着。他帶着笑談似的問道：

「你上那去了？」

她也帶着笑談似的答道：

「我情人去了！」

「是我爲着這事把你的頭拔了呢？」

「拔，你拔吧。」

這時就又開始了。

王甲決定來拔她龍鬚，薩克麗跳下床來。

「你要打架——我就離開你走。」

「你到那裏去？」

「去同我媽媽住。」

好！出了嫁的女人去同母親住。

「這是誰教你的？」

可是薩克麗好像不知道丈夫的處女一樣。

「我不愛你，王甲，因為這個。你對於女人簡直不知道一點分寸。這夜就背背對背背睡去了。」

## 十一

傅利孟家裡更好了。年青的媳婦把衣箱整理了一下就好像牛從群裡跑走了。她的當紅軍的弟兄團，好像抬棺材似的抬着箱子。她的丈夫傅利孟乾望着——兩手好像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牽縛着——真好！

昨天老婆在家裏，現在沒有老婆了！昨天老婆給傅利孟補腦子，現在腦子也沒有人補了！

「這算什麼鬼規矩！」

丈夫傅利孟咬着牙，在室內走着。

雀子有自己的老婆，油蟲也有自己的老婆。傅利孟沒有老婆，這叫什麼生活呢？滿腔的憤火燒起來，就想往執委裡跑。但那時就想起來：執委的主席，全體公衆的是安得倫。當那選舉的時候，雙料孟也舉了一隻手：很有經驗，走了十二個省城。

「有什麼事，傅利孟同志？」安得倫問道。

「安得倫，我同女人鬥了一場鬧氣。」

「從頭至尾的說來吧。」

傅利孟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安得倫給他翻開蘇維埃的法律：

「對女人應當另眼看待，不能強迫她與之同居。也不能毆打。總之，現在的女人是不能強迫的。」

「可是如果我要提起訴訟呢？」

「反正你是不會估贏的，將來裁判的是我們，而我們是本法律的。」

傅利孟看着法律——是很大的一本書；是跨越不過去的。真倒楣呵——搬起這本法律擲到女人頭

上也好——不行；兩手好像被一種看不見的力量束縛着。

兩隻長腿在街上走着。一步不是走一步，而是走一哩。他走過了自家的房子，走過了房子那邊自己的菜園，眼睛什麼也不見。向那裏去呢——誰也不知道。走出了村口，坐下。

小雀子啄自己的老婆。老公雞啄自己的老婆。爲什麼傅利孟不能打自己的老婆？這真是鬼規條！能佔上風，才算男人。難道不這樣就可以嗎？馬不用鞭子抽——牠會給你拉東西嗎？老婆不打——牠會服從你嗎？

握着拳頭跳起來，想道：

「我要打死他們的！讓他們把我下到獄裡去吧！」

## 十二

馬老婆子覺到將有什麼災難呢，或者將有什麼不幸呢。心上整日在跳的痛着。想禱告一下——也



忘記了怎樣禱告。各樣的不信禱的字只往心裏鑽，可是找不出來一句禱告的言。她想起白柔該切得了。想起來生該切得了。一切的雜事只往心裡鑽。眼睛望着牆角的神像，而神像也不像了。或者是她眼睛看花了，或者是神像變了呢？唉，簡直不像了。

教堂裡念經的地方也沒有神父了。當安得倫做小孩子的時候，他就做了十二年的神父了。當安得倫去同資本家打仗的時候，他又當了三年神父。當安得倫打仗回來的時候就說：

「我們不要神父了！」

馬老婆子哭着勸道：

「要！」

安得倫主張自己的：

「不要！」

賽依和馬戈寧，包斗甘和米哈爾都勸道：

「要！」

安得倫主張自己的：

「不要！」

把神父從很大的神父的房子裏拉出來——不知流着多少淚呵！一切的老婆子們都哭了，一切的老頭子們都搖着頭。

「不會有好結果的！」

神父含着淚到教堂的更夫的房子裡去了。

套上馬車，坐上神父的女人和小孩子，車尾上掛着鍋，真活像流亡的翟甘人。

「正教的耶穌教人！如果你們用不着我，我就要走了。你們自己也看見了我家庭的情形——我要

去作別的職務了。

教堂被封鎖了，鐘也不響了。教堂的門口裡午在閉着，鐘樓上鐘子也在整日的叫着。沒有鐘聲了，因此她們也都咕咕的叫起來。官鎖鎖到教堂的門上——沒有人開。馬老婆子心裡想着去把鎖開開，懶懶的入到那死寂的教堂裏。跪到神前，傷心的禱告道：

「上帝呵，寬恕我們吧，寬恕我們有罪的人吧！我們在你面前造孽了，犯罪了。別把我們擲到火窟上叫永久受罪吧，上帝呵，讓我們到天堂去吧。」

可是神不採她。面容發黑了，眉頭皺着，他們跟前沒有香煙。他們的頂上沒有鐘聲。他們的面前覆有一枝蠟燭在燃着。神好像強盜一般，被關禁起來已經三個月了。

「上帝呵，寬恕我的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他的手把教堂的門封鎖了，他的話把青年人教壞了。可是年老的人們都好像馬騾在轆轤上一般：這邊有八丈大的地方，那邊有八丈大的地方。四面都只有八丈大的地方，出了這八丈大的地方，一步也走不通。」

那老婆子當懷妊安得倫的時候——愁苦，當他在懷抱的時候——愁苦。現在他自己長大了——母親又是愁苦。愁苦好似不會斬除的草一般，只在增長着。在什麼河裡可以沈沒了這愁苦呢？她哭了兩天了，——沒有沈沒她。哭了一禮拜了——沒有沈沒他。愁苦隨着眼淚增長着。她看看太陽——望見愁苦。她看着人——望見愁苦。一切的人生——無邊無際的愁苦呵！

「上帝呵，寬恕我們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吧！」

### 十三

安得倫坐到執事椅——一道命令又一道命令的下着。

「於前神父宅內，從速建設一舞台，以便各種排演。嚴行徵派小木工白良果和大本工王樂歐與工

題道。向車木金鑽到木板八塊，以作公益事業之用。」

車木金用小舌頭罵着——大舌頭則默然。白良果和王樂默也用小舌頭罵着——大舌頭則默然。

「這樣的當局！」

「要是用大舌頭說——就要算作反革命。」

執委的書記罵道：

「洛加喬夫村全體農民以集體力量代紅軍士兵家族冬耕種植。」

全鎮都用小舌頭抱怨起來了。

「這樣的當局！」

一點辦法也沒有。白良果和王樂默在神父家裏搭着舞台，斧子在大聲的響着。神父從舊房子下面  
聆着。木板被劈的響着，破壞着木隔壁。車木金運了八塊板做公益用，到馬後腿上用轆子抽着。轆下  
的眼裡的憤火在燃燒着，牙咬得好像嚼砂子的一般。

一點辦法也沒有。

農人們都替紅軍士兵的家裡耕種着他，奇怪着。」

「唔，這樣的規矩呵！」

規矩不好，可是那只得去耕地。誰也不願當反革命。

#### 十四

地球翻了一個面，太陽也從西邊出來了。潘姑娘担任了脚色回去了，就在家裡走着練習起來。

「哈哈，你別纏我肥，臭樂家！我不能受這些。」

父親望着姑娘的怪樣，把嘴一撮：

「算了罷！」

可是她裝作傻子一樣，笑着。

「爸爸，你爲什麼嚇我呢？」

「望見你真要惡心。」

「我的脚色是這樣的：我照書上演一位太太的脚色。」

母親嘆了一口氣。

「多謝去請我回來——他們把我自己作成這脚色了。」

父親氣的頓着脚。

「我把你的頭拔了的，只要你弄一個大肚子回來。」

## 十五

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王甲望着，陸克麗動着嘴唇。

「你咕嚕什麼呢？」

「想學呢。」

「唉，真鬼氣！」

二十年來生活停滯在一個地方呢。二十年來停滯在一個地方呢。都想着——再過五十年還是停滯在一個地方呢，可是她竟然轉了方向了。她向那轉去了——誰也說不上來。什麼時候轉變了！誰也說不上來。在今早呢，或者在去年。火爐在燒着，犬在吠着，一切都同從前一樣。用一隻眼睛來看一下有些地方，有些東西同過去不一樣，不過突然用手是不能捉摸的。

安得倫在執委裏想道：

「拿好意來幹事，農人是不改變的，我將來想如何作就如何作吧。寬命令吧！」  
 書記有一個很大的墨水櫃。在舊時的官廳裏一年也寫不完這墨水，現在每日都得往裏添裝。

## 十六

安得倫的夥伴——再好也沒有了。一隻木腿的高不起——是窮光蛋，馬貝拉——窮光蛋，巴姆拉——窮光蛋。他們滿不在乎這窮光蛋。因此他們才稱為共產黨——他們什麼也沒有的。包斗甘的兒子怎麼也會同這些人弄到一塊了呢？他加入到青年團裡邊。青年團裡每天要開晚會。青年的男人在那裡，姑娘們也在那裏。光是姑娘們也好些——可是出了嫁的女人們也去偷看。夜裏十點鐘的時候王甲在街上走着。這裡人都睡了，那裡人也都睡了。總之，一切都照着農村的習慣。都睡了。只有在神父的宗堂用車木金底木板搭的舞台上，青年團男女們在那裡跳着。王甲看了一眼——陸克麗也在那裡，笑得也要打起滾來。

「哈哈！鬼東西！」

王甲真氣壞了——唾了一口。

「你，陸克麗！你別替我造孽了！我是很和氣的人，你自己知道。如果要把我氣的受不了的時候——可就沒有好的了。」

可是他在昏暗中笑起來。

「王甲，你，算了吧！我原來去找牛去了——看見這裡有燈的。於是就來看一看。」

「你看牛去吧。如果你給我帶一個小牛犍回來，我把你……我預先告訴你。」  
 可卻她在昏暗中笑起來。

「王甲，我也來演一次。」

王甲站到富路上——心都氣得頂上來了。同女人怎樣辦呢？要是在街上打——她會大叫呢。

可是她走到他旁邊了。

「別生氣了，王甲。我徵求你的同意的。不叫我演——我不演。」

說女人是貓，的確對。一隻爪子抓傷你，一隻爪子去撫摩你。她對你那一隻耳朵說的話是靠得住呢？爲着這多少得教訓她一頓呢。

## 十七

魯家當兵的女人把自己丈夫的名字都忘掉了。青春的血作起祟來——管不住自己了。跟着安得倫學些非俄國的字：文化，平等。光是姑娘們也還好——出嫁了的女人們也都跟着聽。光是年青的也還可以——年長的也翻着舊垣。葉洛非的女人能說不是好女人嗎？簡直是寶貝！葉洛非常常躺到床上，

她和氣的對他說：

「起來吧，吃得飯了！」

把飯開到桌子上，又和氣的說：

「起來吧，湯要冷了。」

葉洛非真是舒服透了。想着——輩子就是這樣的舒服過去了。有一天晚上回家時。望見煙筒裏冒着煙。葉洛非自己誇自己說：

「同我的女人真可以過光景！希望着一個人都要一個這樣的老婆。」

走到門口裏，看見安那連上半截身子都由窗子裏伸出來。窗下站着一個青年婦人穿海樂。呵，怎麼呢？由窗子伸着就伸着好了。伸着顯當然是有夢，沒事斷不會伸着的。進到屋裏——不錯：爐子在

「燜着的，鍋還在掛着沒有動。劈柴快着完了。定然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安娜，別說了，我要吃晚飯的。」

「等一等，我煩不著。」

「這一分鐘，葉洛非又說了」

「劈柴着完了。沒有聽見嗎？」

安娜多少把頭扭了一點。

「呵哈，我還沒有水呢。快去打點水來！」

呵，當然有事發生了。老婆生來還沒有說過這些話的。他把水打來，安娜拍着手。

「呵哈，屋子我還沒有打掃呢！你掃一掃吧，我來削土豆子。」

「可是你到現在作什麼了呢？」

「同宰宰樂談話的。女人們開會關於婦女部的事情，也叫我開會的。掃地吧，葉洛非，掃地吧」

「」

主要的理由還不在此。掃地本也沒有什麼，要是老婆有病或生孩子的話。主要的是：當女人忙到婦女部去的時候，男人們好不去掃地弄污穢了自己的身子呢？

葉洛非的眼都氣昏了。安娜在煙霧裏，全房子在煙霧裏。坐列凳子上一——覺得凳子格人。坐列腳的地方，——烙得更狠些。他把心火硬按下去，說道：

「你想來拿我開心嗎？」

「拿你開什麼心？」

「當我火還沒上來的時候，你算了吧！」

安娜這時也不是安娜了。歪着頭，手搖着駁。

「明明，我的瀟瀟非，我也不是牛。夜裏使你舒服，白天伺候你。我這小塵孽了，連你應也不知道呢？」

「美洛非聽了，壓好像打脾寒似的在抖顫着。」

「這就是婦女部呵！一只母螺旋釘脫去了，現在一切都解體了。」

## 十八

地想翻了一個面，太陽也從西邊出來了。老頭子養寧到臨終的時候了——無處行懺悔禮。塵世寧分統了——無人來行洗禮。真是好規矩呵！她從前生了十三個孩子了，都沒有作過這些難。

「都想出這些好東西！」

向木櫃裡看了一眼——放着很大的一口鍋。簡直可以裝下二個村鎮。

「難道要到別的村裡去請神父嗎？他給我多少錢呢？還得雇馬來回送他。我自己來行洗禮吧。」

把爐子生着，打了些水。

「好了。只要死不了，反正是會長大的。」

女人坐在床上奇怪起來。

「你做什麼呢？」

「我想給小孩子行洗禮的。」

「別胡扯了。我不叫你来糟蹋孩子！最好不叫受洗禮吧。」

他忙忙的罵着：



「你別再給我生了吧！到一百歲也要叫我作姪嗎？備馬到別村裡請神父不是笑話嗎？」

「我想不是我一個人要生的。你自己天天夜裡來纏我。」

「別說了！」

「你只知道自己快活，只疼你自己……」

他皺起眉頭。

「你別惹我動氣吧。你知道，我是有火性的人。當我火起來的時候，最好別作聲吧。」

「多謝你。我忍受了十三年了。」

他是很有火性的人。他站到他旁邊，想着。誰知道怎麼辦呢！狠狠的給她一下，若是打得不是地方，打壞了她，又要打麻煩。送到醫院——二十哩地，從醫院接回來——又是二十哩。我們說：自由！可是自由難道可以給女人嗎？

## 十九

老頭子像隻好似木頭柱子似的躺到床上。閉着眼睛——黑暗。睜開眼睛——又是黑暗。已經是三個月沒有聽見鐘聲了。自己的罪孽也沒有人替他解除。含着淚請求家人到別村去請神父——沒人去。老病的人是無用了。

上帝阿，別摸求人的弱點吧。這不是老病的賽寧在你座前造罪了。你自己也看見的，地球都翻了身了。在很遠的很大的城裡產生了共產團。于是小城裡，曠野裡，森林裡，山谷裡，都佈滿了共產團。共產團來到洛加喬夫村裡，全村裡一切都弄亂了。父親噁着，兒子噁着，男人噁着，女人噁着。聽不見的只有老年人的聲音。

賽寧好像木頭柱子一般的躺到床上，憑着良心數着自己的罪孽。

「上帝呵，這都是我的有意無意，或言或行的罪孽呵。一切都在你面前的！費了班班不中用的馬——我沒有告訴買主。殺了有病的牛——沒有告訴買主。鬼迷心了。我用假錢票和布翰——又是鬼迷了心了。同別的女人睡過兩回覺。不久，就在那共產團裡邊呵，上帝！在那裡都說到：

「不算罪孽！」

自己的老婆早已去世了，可是我的心血還不斷的作祟。鬼由一隻耳朵進去，由另一隻耳朵出來。

「不算罪孽！」

「上帝呵，別送我永久去受罪罷。不是我自己造孽了，都是魔鬼招我引誘壞了。」

賽寧好似木頭柱子一般躺在床上，右眼流着淚，左眼在閉着。他想睜開他，可是睜不開。想推一推手，可是也推不起來。白鴿子在床上飛着，——這一定是由天上派來的天使。惡鬼站到房角裡，長着牛角，眼睛好像煤似的閃着黑光。敲着蹄子，用那狗一般的尾巴驅逐着鴿子。

白鴿子揚着翅膀的時候——呼吸輕快些。惡鬼喘着地獄的火燄的時候——他就上不來氣了。白鴿子用那溫和的聲音說：

「我的靈魂！」

惡鬼用那可怕的聲音說：

「我的靈魂！」

來了一個老婆子，帶着拐杖，她照賽寧手上打了一下，手就失了知覺了。腰上打一下，腰就失了知覺了。用拐杖到左脅上打了一下——別了，人間呵。一切激動的錢都要起來。山都高高的聳立着，森林也都長起來。屋裏關門的聲音——他聽不見。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只有他試的惡鬼的眼睛在閃着光。

「我的靈魂！」

白鴿子帶着這條老靈魂，造了不少罪孽的靈魂——也成了雪白的了。老鴿子賽賽的嘻嘻微笑着，那不可形容的愉快，這微笑也就這樣的留到死了的嘴唇上。

上帝寬恕了。

## 二十

姑娘們和女人們都唱着歌，不覺得憂愁。或者他們的眼睛是另一樣的——只看見快活的，或者完全沒有這樣的憂愁，可以使他們不唱。馬克辛遵照執委的命令出了四十普特的糧食，想着洛加喬夫村要隨着物主暗淡下去了。

沒有！

戴力風遵照執委的命令出了五十普特的糧食，想道：洛加喬夫村要隨着物主喪亡了。

沒有！

把魯克央弄到幽禁室裡去了，想道：太陽一定不會發光了，可是太陽依舊地在照耀着，風也依舊地在刮着。雨也依舊的下着，夜裡繁星也在閃爍着，明月也好像更夫一般：在田野上，在森林上，在遠村近莊上巡行着。一點也沒有變更。姑娘不願回家去，女人不願回家去。女人跟着別人的男人，男人去跟別人的女人們。自家園子裡蘋果好，別人園子裏更好些。胡同裡的小徑上留着兩行脚印，籬垣上翻着兩個人影。籬垣下的草地上留着一個脊背的印痕。姑娘的印痕，女人的印痕，青年男子的印痕

一點辦法也沒有的。

莫斯科——城，加桑——城，沙麻拉——城，洛加喬夫——村，胡島亞洛——村。在莫斯科，聽到消息，在加桑，聽到消息。在洛加喬夫鎮滾了。

當心吧，安得倫的共產團！

這還不够呢！

百千隻腳將要踐踏你。

這也還不够呢！

用火活燻你。把你繫在馬屋上圍着田野，圍着山，圍着谷拉你。

當心吧，安得倫的共產團！

作公益事業用的車木金的八塊板記着你的，照執委會令出那九十普特的糧食也記着你的。鐘櫃上的大鐘小鐘都響了。驚駭的碼子被鐘聲驚飛了，昏迷了的小雀子都四散了。被安得倫掛上的鎖也被撞去了，被安得倫封了的教堂的門也啓封了。發黑了的神像的臉都歡喜着。神父穿起復活節的僧袍，勸祭的人也穿着祭服。神父提着燃的香爐，用那好久沒有聽見的聲音念道：

「永久的上帝！」

洛加喬夫村同助祭的一起：

「亞門！」

於是，依然如舊了。

神父家裡的戲台也拆去了。使用了車木金的木板都歸還了。都把所過去的忘記了。

「在那一年呢？」

洛加喬夫村好像鶴唳了。鏢刀斧子都磨起來，準備砍安得倫的共產團。

「死亡呵！」

可是，姑娘和女人們都在給共產團縫着紅旗。

一點也不明白。

執委的人山城裏弄些紅緞子回來，普家的當兵的女人做了主要的裁縫人。怕他的老婆婆礙事，把她弄到牆角裏坐着。棹子上放着縫衣的機器，紅緞子好似桌布一般的展開來。姑娘呼喚着，對女人耳語着。共產團慷慨像進備隊姑娘的一般。縫衣機響着，剪子聲響着，姑娘們往紅緞子上縫着藍綢子字

「

.....」

有的進來了，有的出去了。過什麼節氣呢？馬只拉，巴得拉，安得倫的好顧問——一隻木腿的高不超都在這裏。他左手攔着剃子，右手摸着木腿。真是一個活人！也想叫年青的女人看上他。因此左衣袋裏裝着骨頭梳子，頭髮時常梳得很齊整。真正的人是全在乎頭，腿可以不看的。從前也有好腿的——當着窮人在前線上打仗的時候，被資本家的手榴彈炸斷了。蘇維埃的工廠裏給他做了一隻木腿——染成黑的，爲着耐久起見，下面還用鐵包了包。

沒有什麼。

真正的人全在乎頭。

姑娘們往紅緞子上縫着藍綢子字，五個人的聲音一齊唱道：

別喚我吧，媽媽！

現在自由在俺家！

想睡便睡，起便起。

夜裏陪着伊凡宿，

一旦伊凡做且睡，

如意郎兒重新式。

這樣的規矩呵！

王甲尋求陸克麗——求不着。康拉季的男人尋求着康拉季——求不着。藥洛非挨門問道：

「沒有看見我的女人嗎？」

三個男子好像打獵的人圍着兔子踪跡一般在追尋着，怒火一閃一閃的只往頭上冒。不是想打個共產團，就是想打死什麼人。難道這樣可以過嗎？執委奉命令來難爲人，而這裡女人們又都好像瘋了二般。糧食，羊毛都被徵稅收去了，而家裏又是一團糟。掃帚擲到門限下——無人拿他。洗臉水也無人倒，糞子無人造。

「唉，這樣不痛打一頓怎能行呢！」

三個女人好像三個姑娘一般，緊緊的圍繞在曹家當兵的女人跟前。好像她們沒有小孩子，從來也沒有男人一般。家裏忘了，牲口忘了，一切家裡的東西都用不着了。

糟糕還不在此。

糟糕的是——好像她們從來沒有過男人。她們都談着安得倫，談着高不起，談着藍綢子字的紅旗。關於自己的丈夫——一字不提。安得倫好，高不起好，紅綢子旗好——自己的丈夫一文不值。

陸克麗也就是如此談着王甲：

「呵，莊稼漢！」

康拉季關於自己的男人更壞些：

「我的木偶天天夜裡同我打架，不給我安身。如果我要嫁給別的人，難道能會離開成這樣嗎？女人和姑娘們都笑起來。

「應當對他們實行罷工！」

安得倫坐在執委裏——一道命令又一道命令的下着。執委的裡邊滿貼着紙條：不准吸煙，不准吐痰，不准發罵。土地法，食糧法，婦女法。匯輸捐，食糧捐，省給發委員會，區給發委員會（一切都得從速切實辦理，有列甯的簽字，加李甯的簽字，還有安得倫的狗尾巴巴似的簽字。列甯同安得倫簽字倒還沒有什麼，安卿也都簽起字來了，管家當兵的女人安娜！她也竟在那裡作起婦女部的主任來了。）安得倫的公事桌上掛着旗子，安娜公事桌上掛着旗子。旗子都是紅的，帶着金色腰子。安得倫的旗子正寫着——「……………」安娜的旗子上是「婦女同志們。」

正庭裡掛的神像在舊時已經掛了四十年了，安得倫吩咐道：

「取下來！人民無知的迷信。」

二點辦法也沒有的。

由城裡帶回來一張白鬍子老頭子的像，說：

「這個是加爾馬克思，我們把首位讓給他。」

給洛加喬夫的小木工白良果下令道：

「從速製定紅色鏡框一架。」

把馬克思的像懸掛到從前掛聖像的地方，兩旁還有兩個像：列寧和託洛茨基；安娜給婦女額下令道：姑娘們和出了嫁的女人們，用松枝和綾條結三個花圈環繞到三個像片上。

包斗甘想了好久。跑來一看，果然不錯。白鬍子老頭的像在掛着，頭髮也像神父一般。兩邊並且還有兩個。一個戴着眼睛，一個戴着帽子，鬍子好像楔子一般，臉不是俄國人的臉。並且還有松枝結成的花圈，紅綾條，兩幅帶着金色腰子的旗子。就只缺少兩盞燈。

包斗甘愁眉不展的瞥了一眼，嘆了一口就走了。到街上騎着米哈爾，搖着頭。

「我到你兒子的小禮拜堂去了。很好——再好也沒有了。弄來些新聖像。」

可是米哈爾好像小孩子似的：

「沒有我的意志！我一點辦法沒有。」

這是誰的意志呢？沒有米哈爾的，沒有包斗甘的，全洛加喬夫村都紫口一詞的說。

「不問我們都作起來了！」

馬老婆子想用母愛的話去勸醒那不走正路的兒子，安得倫笑道：

「媽媽，你別灰心吧！老年入很是明白的。我愛你，不見怪你，可是我愛拉着我的作。」

「孩子，你作的不好；人民都不滿意。」

「人民很黑暗，因此不滿意。」

米哈爾見怪起來。

「可是你是什麼的呢？是光明的嗎？」

安得倫不想答理的道：

「你，爸爸，是沒有學問的人。」

米哈爾不抬頭的好久的在坐着，咬着牙。當心裡沸騰的時候就站了起來。用那燃燒着似的眼到滿屋家的老房子裡環顧了一下——突然間他兩腿好像埋在地下似的；這聖聖母的左邊也掛着馬克思像。到處都掛起來了，狗仔子。馬上滿屋子都掛着外國人的像片了。

這不是馬克思的錯了。

不過是他心裡的火上來了。

米哈爾拿起鐵東西的大鉤針，就挖起那蒼白頭髮的長管大鬍子的老頭子均眼睜睜來。他不能反客為主。



來，也無力去止住自己了。想把全腦都挖子她。

「唉哈，鬼東西！把我的意志都奪去了。……」

馬老婆子拉住米哈爾的衣襟，帶着淚動道：

「行行好肥，別作孽吧！」

米哈爾就打算挖起老婆的眼睛來。

「走開！」

「行好別作孽吧！」

米哈爾把左手一揮，老婆子就好像陀螺一般在尾裏轉了一個圈。太陽穴碰到板凳上，兩手伸開，好像母雞似的癱着。一道血好似小溪一般在臉上流着，染紅了嘴邊的皺紋。米哈爾望着她——不見起來。他罵他一句也好些：「唉哈，你這不知羞的，無良心的人！」

可是如連呻吟都不呻吟了。

把米哈爾駭住了。

腳手都顫起來——不知道怎麼倒。在牆上——被挖了眼睛的馬克思，在地下——老婆子嘴邊流着

一道血。米哈爾坐到旁邊，拉着她手，溫和的勸道：

「老婆子！你怎麼呢？」

想着——把她的命送了，可是上帝憐憫了那破壞了的人，老婆子喘了一口氣，聽着他的話，說道

「

「唉哈，你，不知羞的，無良心的人！」

米哈爾這時輕快了一節。

街上謠言四起了：在哥薩克那裡的將軍起來了，在西比利亞的將軍起來了。將軍們率領着無敵的軍隊，來解放農民。共產團舉過誰的糧食——要歸還。拉過誰的馬——要歸還。一切都要歸還。在哥薩克那裡起來的將軍直然說：

「老頭子們，你們不要疑惑。你們要幫助我——我即刻就辦到了。省糧食委員會——死滅他，區糧食委員會——死滅他，布爾塞維克的嚮導等——拋棄子彈去。」

在西比利亞起來的將軍們直然說：

「買糧食——出錢，買馬料——出錢。誰要買東西不出錢——監禁四個月。」

包斗甘躺到床上已經五天了：脊背都得風痠了。一聽到關於將軍的話——當時就轉鬆了一節。出來到街上，鬍子也梳了，好像蓬鬆氣的一般。

「應當準備打倒共產團！」

毅力風低語說：

「打倒他。」

馬克辛低語說：

「搗毀他！」

八塊木板好似八根釘子一般在車木金的心裏亂刺着。不給他一點安生，把他弄得寢不成寐，食難下咽了。車木金心前起他的家業，夜間跳起來，而將軍們就現到他的跟前了：如同在畫上一般的站着，將軍的書記帶着紙。

「你是車木金嗎？」

「是的。」

「拿了你八塊傳木板嗎？」

「拿了我的。」

「你簽字吧！」

總在心痛着八塊板。車木金爲着家業簡直心痛壞了——想不心痛也不行。由這街上跑到那街上，低聲說：

「一萬二千哥羅克……土地……不在黨的不違害……」

11

安得倫好像石頭一般不動的坐在執委裏。皺着眉頭，頸項也好像彈簧一般。他看見的不是帶着窮苦農子的農人，而是黑暗的農人生活。安娜連口也不張的在沉思着。一隻木腿的高不起給安得倫報告着：

「農人都等待着將軍，都想要你的頭的。生什麼辦法呢？」

安得倫不作聲。只張着鼻孔，好像上高山似的。氣憤憤的將主任的紅鋼筆的筆尖也折壞了，把筆桿也一折兩截，斷鋼筆落到腳跟前。

「蠢東西！」

他好久的站到窩子跟前，望着那熟識的洛加喬夫村的街道。女人帶着小孩走着，渾在門口劃腳着。沉重的草屋頂把房子壓得低低的彎着。泥濘，糞土，貧窮。一切的生活——就是泥濘，糞土，貧窮。父親阻礙着，母親阻礙着，每一座小茅屋都瀰漫着黑暗的農人的惡意。不憐憫不是，憐憫着也不是。應當前進：反對父母？反對朋友與同志？反對一切的生活前進，思想在安得倫的腦子裡燃燒着，太陽穴在痛着。

「蠢東西！」

向高不起望了一眼，眼裡發着火。

「要是誰擋我的路，我要打倒他！殺他們的頭——也在所不惜。我知道怎麼辦。鬥爭就是鬥爭。」

## 二五

順，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包斗甘轉到煖爐上——渾身軟弱下去了。這面是將軍，那面是將軍。兩個將軍由兩面都起來了，說道：

「你聽着吧，包斗甘：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公買公賣。你願意嗎？」

聽到錢，老傢伙心裏當時就快活起來。好像黃鼠狼由穴裡望着一粒，可是正門口裡——就是死。

「礙俺吧，老傢伙，安得倫給你下命令來了。……」

「一隻眼發黑了，一隻眼花了。在街上就起了吶喊，混亂，喧嘩。洛加喬天村的農人都起來了。兒媳婦由院子裏跑回去，一直跑到煖爐跟前。

「伯伯，共產黨在倉裡裝糧食的！」

哈哈，你呵，百年橡樹似的農人的力量呵！哈哈，你呵，用血汗換來的糧食呵！

包斗甘壓一般的由煖爐上飛下來——七十四歲的老頭子，簡直變成了一個年青的人。老背背也伸直起來了，鼻孔好似年青人一般的出氣。亂蓬蓬頭髮飛了出去，望見一把斧子。

「唔，你呵，抖起精神吧，農人的力量！」

抓起斧子——鬥爭吧！這面是將軍，那面是將軍。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

包斗甘望見安得倫的戴着紅星的帽子——覺得脚下的地都起了赤紅的火鼓了。農人的茅屋都在他眼裡顛舞着，鋼刺叭在他耳孔亂響着。躍到安得倫跟前，彈起那快利的斧子。

「打！」

叫喊了一聲就坐下去了。

安得倫望着自己將要糊糊塗塗死到他的斧子底下，就氣貫起來。退了兩步，由手槍匣裡掏出手槍來。

「我要開鎗的！」

鐵叉在旁透閃着光，人羣都喊着：

「打！」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安得倫本不想打農人，向空中發了一鎗，可是子彈——這不是牠嗎！包斗甘坐倒門限上，手指在地上亂抓着。安得倫的子彈好像針一般的入到左脅裡。

農人都好像脫了纏絆的野馬一般在滿街上亂跑着。眼裡冒着火，地都震動了。哥薩克的將軍起來了，西比利亞的將軍起來了。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

「打！」

哈哈，你呵，百年橡樹的農人的力量呵！

哈哈，你呵，用血汗換來的糧食呵！

達拉史把鐵鎚一揮——沒有砍中。戴着紅星的安得倫的頭閃了一下。達拉史的背後砰然一聲，兩手伸開，好像一個十字架似的就躺到路上了。安得倫的子彈好像繩子咬的一般，中到他的頭顱上。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那在洛加喬夫村的大街上追趕一隻木腿的高不起，好像五十條狗追趕着一隻狼一般。高不起看着將要死到這些農人的手裏——跑到安得倫父親的院子裏，米哈爾眼快手快的將屋門插起來。高不起駭得要死，撞著插起了的門，——沒有救星。往屋頂上爬——那一截木腿脫掉了。

死亡呵！

十個極強壯的男人向高不起撲上去。二十隻手擰着高不起的身子，二十隻腳踏着高不起的身子。壓到下邊的壓力風也隨着高不起被亂腳踏死了。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車木金帶着鐵叉，跑到執委會。

「打！」

「又將馬克思像叉到鐵叉上，彷彿叉麥細似的挑走了。到街上掉到地下——跳舞去吧！洛加喬夫村跳起那未曾見過的跳舞，噓着，叫着，翻着筋斗。

把安娜的旗子撕成兩半了，把安得倫的旗子也撕成兩半了。兩半再撕成兩半，再撕成兩半，終於撕成布條了。

「這不是！」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結土地法，糧食法，婦女法，都由牆上撕下去。

「用腳踏吧！」

買糧食出錢，買草料出錢。

「到區糧食委員會去！」

到街上抓住了馬只拉。

「認罪吧！」

看見安娜的茅屋。

「放火燒！」

看見安得倫的茅屋。

「放火燒！」

發火的兩座茅屋在村的兩端遙相輝映着，紅舌頭由茅屋的黑頭頂上伸出來。紅舌好似巨獸一般的在屋頂擱起來，火景淚一般的揮灑着。米哈爾提着空桶飛奔着，馬老婆子抱着安得倫的箱子在周圍亂跑着。沒有人去給他往外搬東西，沒有人去安啣筒救火。馬由院子裡跑了出來，馬尾巴上還結着紅布條，噴着鼻子，在街上跑着。一隻黑母雞由大門跑出來，伸着項頸，撲着翅膀。

「死亡呵！」

風捲起霧頭髮一般的紅燄，把火光掄到四面八方去——就燒開了。茅屋到處都燃燒起來，都用斧子砍着木牆，窗上的玻璃都炸得亂響着。脫了蓋的箱子，像木槽般的都拋到街上去。破了的神像、小桶、大桶、皮襖、板凳、床、鍋、馬套和鋤，都由小窠子裏擲出來。

「火災呵！」

都拉着救火的水桶，啣筒和沒有用過的水管子都響着。女人們都忙亂着，狗都在亂叫着，馬在叫着。喧嘩，呻吟，混亂，叫響。

鬥爭，就這樣鬥爭起來了。

## 二六

風落了，火息了。吸出的水都流到河裡去了。黑夜裡月亮出來，孤零零的由黑雲裡望着荒野，響

着遠村與近莊。兀立着燒焦的煙筒，低聲的哀訴着透到耳鼓裏來。

一片焦土。

這不是馬馬教（註）在這裏過去了——是帶着尖銳的鐵叉和快利的斧子的農人軍。

悲慘，淒涼。

黑夜裡安得倫站到他父親的被火燒成一片焦土的房子跟前，兩手緊緊的抱着裏着傷的頭。艱難的遼遠的道路橫在他面前——前程真是艱難呵。農人的悲慘使他窒息着，蕭愴的憐憫與酸淚。不憐憫着不是，憐憫着不是。艱難的道路在前邊招呼着：跨過這低聲的哀訴，跨過這燒焦的煙筒，跨過這農人的黑暗的悲慘前途呵。

裏着傷的安得倫的頭低低的垂下來了，太陽穴錐子刺的一股痛疼着。

不憐憫着不是，憐憫着不是。

（註）馬馬教——(MAMAN)十四世紀下半期襲擊遊牧民族的軍事領袖，出兵攻德米特，頓

斯基，一三八〇年將古力戈夫焚燬一空。



## 作者介紹

邊羅洛夫原爲史科白列夫之筆名，一八八六年生於沙麻拉，爲一個農夫的儿子。一九〇五年任師範學校第二年級卒業後，做了鄉村小學的教師。內戰時爲沙麻拉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機關報赤衛軍的編輯。一九二〇——二一年大飢荒時，他和饑民一同從沃瓦河往塔什干，二二年到莫斯科，加入文學社開始治爐。二二年冬，患心臟麻痺病去世。年三十七歲。一九〇五年開始創作。最著名的作品有「鹽的城——塔什干」及「不走正路的安得倫」等。

KBC  
IG  
512.45  
01